

※書目文獻※

錢大昕、王鳴盛、阮元三家遺文拾補

陳鴻森*

錢大昕(1728-1804)、王鳴盛(1722-1797)、阮元(1764-1849)三家為清代學術重鎮。向披覽群書，於三家遺文佚篇有不見本集者，輒手錄之，積久漸富，因加釐次，寫錄成篇。凡輯得錢竹汀集外遺文百二十四篇，為〈錢大昕潛研堂遺文輯存〉三卷（刊於林慶彰主編：《經學研究論叢》，第6輯，1999年）；另集王西莊遺文五十三篇，為〈王鳴盛西莊遺文輯存〉二卷（《大陸雜誌》第99卷第5-6期、第100卷第1期〔1999-2000年〕）；又阮芸臺遺文百三十六篇，為〈阮元擘經室遺文輯存〉三卷（《大陸雜誌》第103卷第1-6期〔2001年〕）。其後復摭拾所遺，另錄得錢氏遺文二十篇、王西莊遺文十四篇、阮氏遺文二十篇，合為〈錢大昕王鳴盛阮元三家遺文續輯〉（刊於《經學研究論叢》，第11輯，2003年）。去冬復采輯阮氏佚篇十八文，為〈阮元擘經室遺文再續輯〉（刊於《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9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此雖諸家之贖馥，然其中頗多外間不經見之文，有關學術、足資考證者不少。比復從群籍、墨跡采獲，輯錄三家遺文各若干首，今合寫成篇，以補前輯之遺闕焉。倘得四方同好，鈔示愚所未見，俾稍得其全，尤所殷望也。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 陳鴻森，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合聘教授。

目次

錢大昕潛研堂遺文

- | | |
|------------|--------------|
| 《定潭詩鈔》序 | 《集李詩》跋 |
| 《古詩十九首說》序 | 《陶山文錄》跋 |
| 《漁洋山人集外詩》序 | 翁覃溪〈焦山鼎銘跋〉書後 |
| 《水曹清暇錄》序 | 與錢梅谿書 |
| 《土風錄》序 | |

王鳴盛西莊遺文

- | | |
|--------------|-----------------|
| 新陽縣東禪寺新建鐘樓碑記 | 《江左十子詩鈔》序 |
| 《春秋不傳》序 | 《江浙十二家詩選》序 |
|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 《學易慎餘錄》跋 |
| 《述記》序 | 校汲古閣本《南史》跋 |
| 《豹留集》序 | 校汲古閣本《北史》跋 |
| 《鈍閒文鈔》序 | 《杜工部集箋注》跋 |
| 《菜堂節錄》序 | 明袁氏六俊謝湖志山兩家詩稿跋 |
| 《瀟湘集》序 | 與王文治書 |
| 《武林新年雜詠》序 | 與靳介人書 |
| 《浮春閣詩集》序 | 敕贈文林郎徐州府儒學教授王府君 |
| 《松花菴詩集》序 | 暨配時孺人合葬墓誌銘 |

阮元擘經室遺文

- | | |
|-------------|------------|
| 姜忠肅公祠記 | 《荷亭辯論》序 |
| 武虛谷徵君遺事記 | 《西泠懷古集》序 |
| 送慶菴和尚往峨眉山記 | 《三希堂法帖釋文》跋 |
| 《嘉興府志》序 | 與友人書 |
| 《岳廟志略》序 | 與王蘭泉書 |
| 《黃氏五桂樓藏書目》序 | 名宦張君傳 |
| 《醫略》序 | |

錢大昕潛研堂遺文

《定潭詩鈔》序

古之君子以詩名者，大都陶冶性靈，攄寫所得，而未嘗亟亟于當世之名。故一句之工，數篇之善，傳于士大夫之口，歷久而不忘，不必人各有集也。近世士大夫未窺六甲，便製五言；偶得先達獎借，輒思鏤板行卷，雖多，半為覆瓿粘牕之物矣。

太倉之璜涇有隱君子焉，曰馮翁淳夫，好讀書，不治舉子業；間有所感觸，則寄之於詩，然亦不輕以示人。躬耕田卅畝，結廬其中，顏其戶冊曰晚廬，題左壁曰「人宜泉石煙霞裡，詩在錢劉范陸間」，人因稱之曰晚廬翁。晚復寓意于酒，引觴盡醉，與東舍西鄰面場圃，話桑麻，行歌於雲煙杳靄間。久之，漸有知翁能詩者，而翁退然弗自居也。

翁既沒，令子俊人茂才、偉人孝廉，哀次其遺稿若干篇，將刻以行世，而求序於余。余未及從晚廬翁游，而得交其二子，因得悉翁之生平。讀其詩，清曠閑逸，不類世俗噉名者之所為，而有合于古人陶冶性情之旨，故樂得而序之。

乾隆壬辰四月丙寅朔。（錄自王昶纂嘉慶《直隸太倉州志》卷五十四）

森按：《定潭詩鈔》，清馮俊著，其書未見。

《古詩十九首說》序

《古詩十九首》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時。自昭明敘其次第，登之《文選》，論五言者咸以是為圭臬，不可增減，不能移易。後人欲分「燕趙多佳人」以下別為一首，所謂離之則兩傷也。或又疑「生年不滿百」一篇，槩括古樂府而成之，非漢人所作，是猶讀魏武〈短歌行〉而疑〈鹿鳴〉之出於是也。豈其然哉！

臨汾徐君后山，倜儻奇士，予嘗見其傳奇數種，已心異之。茲所刊《古詩十九首說》，則本吾友箚河學士讌談之餘論推衍而成者也。昔考亭論詩，於先儒訓詁多有改易，蓋取《孟子》「以意逆志」之指。十九首者，三代以下之風雅也，讀后山

之說，使人油然有得於「興觀群怨」、「事父事君」之義，其亦古詩之功臣，而足裨李善諸家訓詁之未備者乎！

癸巳正月三日，嘉定錢大昕序。（錄自徐昆本書卷首）

《漁洋山人集外詩》序

昔東坡先生自定詩文為前後集，而後人復以其〈南行御史臺〉、〈和陶〉諸詩類次為續集。虞道園《學古錄》，分《在朝》、《應制》、《歸田》、《方外》四稿；而其族人堪復輯其集外詩，謂之《道園遺稿》。自古大家詩文，或出於手定，或綴葺於門下士之手。而遺文逸句，又賴好事者為之彙萃成編。分安石之碎金，乞少陵之賸馥，匪特有功先哲，抑亦嘉惠方來。

新城王文簡公，固本朝之東坡、道園也。所作詩，有《漁洋》、《蜀道》、《南海》、《雍益》及《帶經堂》諸集，又手定為《精華錄》，俱已傳播海內。頃吾邑張子誦芬、朱子鳴初於鄒流綺選本中得文簡詩若干首，檢諸集皆未及收，乃與同學校而刊之。窺豹一斑，見龍半爪，雖非全體所在，亦足見其不凡，承學之士當有取焉。

丁酉歲十月望日，嘉定錢大昕序。（錄自徐士愷校刊本卷首）

《水曹清暇錄》序

都水之官，昉於西漢，少府、甘泉、上林三輔皆有之，而劉子政以護三輔都水典校秘書，故其名特著。魏晉尚書省始置水部郎，至唐定六部諸曹，水部實居二十四司之殿，而東坡有「詩人例作水曹郎」之句。居斯職者，世多艷羨之，則以何仲言、張文昌之故，豈非官以人重之故乎？

汪訥庵先生，生新安山水之邦，擁書百城，專意撰述。及含香郎署，公務之暇，丈室蕭然，鉛槧不去手。請告南歸，宴坐綿潭山館，觴詠之樂，不減輞川。頃游吳中，出所撰《水曹清暇錄》，屬為商訂。其體裁本於龐氏《文昌雜錄》，而間及時賢詩詞，則又兼《能改齋》、《苕溪漁隱》之長，洵所謂才大無所不有也。

水部今稱繁劇之司，趨直畫諾，勾稽握算，常苦日不暇給。而訥庵行所無事，游刃有餘，且復留心掌故，邇言必察，識大識小，足補孫耳伯、朱錫鬯諸公之所未

備。蓋由根柢深厚，自在流出，故不以事之繁簡而或妨著作之功。當其抗志希古，悠然有會，視八座令僕不足以易吾好。而後之讀是書者，又將援以備水曹故事，都水君之名，其將不專美於西京矣夫。

乾隆五十有七年，歲在玄默困敦二月八日，嘉定弟錢大昕拜手。（錄自汪啓淑本書卷首）

《土風錄》序

「土風」之名，見於《春秋傳》，蓋主樂之音節而言。陸士衡〈吳趨行〉云：「土風清且嘉」，則以為風俗之通稱矣。五方之言語習尚，各有所傳授，而相沿日久，往往昧其所自，惟儒者博涉而貫通之。揚子雲謂「故書雅記，不失其方」，故於郡國上計吏不憚咨訪，以託于輜軒使者之義。夫小學者，經之別也，世俗文字語言，不得其正，輒見笑于大方。誠得好學深思其人者，引今以驗諸古，辯異以歸於同，亦何俗之非雅哉！

顧子雲亭，淹貫群言，深造自得，嘗取古人「一物不知，以為深恥」之語，銘諸座右。頃歲假館吳門，授徒之暇，撰次《土風錄》十有八卷。其鋪敘節物，則《陽羨風土》、《荊楚歲時》之遺也；其詮釋器服，則《匡謬正俗》、《事物記原》之例也；其考證方語，則《方言》、《釋名》、《釋常談》之亞也。徵引必檢元文，而道聽塗說，弗取也；折衷必諧六書，而鄉壁虛造，弗尚也。以視夫《齊諧》、《諾皋》、《冥通》、《夢遊》之作，語怪誨淫，以取悅于販夫廬兒者，其用心豈可同日語哉！

余向有《恒言錄》，其體例略相似，而雪亭之杞羅抉擿，多有出余《錄》之外者。敘而行之，竊喜同聲之相應云爾。

乙卯閏月十有二日，竹汀居士錢大昕敘。（錄自顧張思本書卷首）

《集李詩》跋

葯耘妹倩向集少陵句，成各體詩千有餘首，多而且工，播諸藝林，莫不嘆為奇絕，方問序于余，謀付梓人。茲又取謫仙句為詩，其工與《集杜》正同。因思古今來，集杜句者固不乏名家；若專集青蓮句，則尚未多見。以李、杜文章欲兼而有

之，其為光燄當復何如耶！戊申暮春。（錄自王昶纂嘉慶《直隸太倉州志》卷五十六）

森按：《集李詩》二卷，錢氏妹夫陳曦著，別有《集杜詩》二十卷，俱未見。

《陶山文錄》跋

嘉慶戊午四月讀畢。所說《易》義，窮極窈眇；《周禮》義，考核精審，有裨名教。〈訓俗〉十條，藹然古循良之言，想卓、魯操管，不過爾爾。至於序、記各體，皆根柢性情，不苟為，炳炳烺烺，斯所謂大雅卓爾不群者耶。竹汀弟錢大昕拜跋。

大集皆卓乎可傳，制義直追嘉、隆，詩篇方駕韓、白，真當代大作手也。弟衰病，不能賈勇一戰，但可為城下之盟耳。大昕又跋。（錄自唐仲冕本書卷末）

翁覃溪〈焦山鼎銘跋〉書後

京口三山，焦最僻左而名特著者，以斯鼎及〈瘞鶴銘〉在焉。三代之文傳於世者鮮矣，斯鼎文尚完，而摹本或踏謫。覃溪先生考諸家釋文，辨其同異，審而定之，既博且精，與前輩汪中允〈瘞鶴銘考〉並有千古矣。

古器銘多用「鑿勒」字，惟石鼓及寅簋文正作「鑿勒」，伯姬鼎則作「攸勒」，宰辟父敦又作「攸革」，薛尚功、王隸諸家並釋「攸」為「鑿」。此文亦但作「攸」，蓋古文之「鑿勒」，即《詩》所云「儻革」也。《詩》「儻革」凡四見，鄭氏《箋》或云轡，或云轡首，或云轡首垂；毛公則訓「儻」為轡，「革」為轡首。《說文》無「儻」字，而有「鑿」字，訓「轡首銅」，明乎「鑿」即「儻」也。《爾雅·釋器》：「轡首謂之革。」郭景純曰：「轡靶勒也。」明乎「勒」即「革」也。《詩》「儻革有鶻」，鄭以「鶻」為金飾，古文「儻」从金，與許叔重訓「轡首銅」合。孔氏《疏》謂「以儻皮為轡首之革」，似未達古制矣。伯姬鼎、師毳敦並有「縞必」字，薛氏釋「必」為「縹」。按《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鄭讀如「鹿車縹」之縹，是必、縹古文相通。此銘亦作「必」，與康成注合。

癸巳中秋後五日展讀先生跋語，愛其徵引博洽，可以羽翼經訓。謹附陳所得，質之先生，以為何如？嘉定錢大昕敬跋。（錄自翁方綱《焦山鼎銘考》）

與錢梅谿書

別後又逾月矣，室邇人遐，時切繫念。尊製《述德編》，體大思精，自當傳世。昨讀《金石志》，將寒家所藏隨手添入數種。又如臨安縣寶正元年二石幢，極雄偉完好，且有武肅題記，而前人失於著錄，尤宜補也。《藝文》則先大父有《字學海珠》三卷，族父諱民有《存養廬遺書》（處士字子辰）；而族子江寧教授塘著述尤多，此皆身後論定可傳者也。

《科目》門孝廉一項尚未采入。鄙意當先檢各省通志題名為主，間有未備，則以它書益之。若但取家譜，則有未可信者矣。不識高明以為何如？拙著《筆記》內有考《會稽志》武肅王廟碑一條，茲并鈔呈，夾在《金石志》內。順候近好，不戢。梅谿宗兄詞丈，弟大昕頓首。七月七日。（錄自《清代名人書札》上冊）

王鳴盛西莊遺文

新陽縣東禪寺新建鐘樓碑記

予東抵海上，新陽縣東禪寺律省上人訪予塗次，且告曰：「鑄大鐘甫成，并構樓三層於大殿左，願有記也。」予往過之，則見鐘廓然以鉅，樓翼然以高。其北建伽藍神祠三楹，又以寺為萬壽聖節長吏祝釐所，建室三楹，以供憩息。大殿右僧房咸加葺治，增建方丈室五楹，為安禪說法地，皆上人節縮衣食丐募所成也。

崑山望縣也，後析置新陽而同治一城，佛寺無慮十數，今皆頽圮，獨茲寺能興舉廢墜。嘻！教法之盛衰，豈不以人哉！稽宋范文穆公《吳郡志》所載曾叟《記》及元黃潛《記》，茲寺創于唐，歷宋元明，殆千年矣，興廢不一，具詳前記，可覆視也。本朝康熙初，茲寺復燬；雍正九年，顧君濤自銅梁令歸田，偕僧東玉等募修大殿山門，羈還舊觀，其餘一切規樞悉未遑及。顧君與東玉相繼物故，而其嗣不能守，行復漸然盡矣。

律公戒行清嚴，博通佛法，毅然以起衰為己任。乃所興造者不一，獨于鐘樓鄭重誦諱欲得記之者，於意云何？夫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與色聲香味觸法之六塵，

皆妄相幻境不可執以為有者也。然當諸妄既已建立，眾生迷妄，將欲破其妄以返于真，惟耳根為最捷，而音聲之用為最大。蓋音聲之發，凡幽隱障蔽，靡所不達，一處聲發，十處齊聞，是故《楞嚴》言佛以妙常淨性開悟阿難，先敕羅喉羅擊鐘問之。又問發心方便，憍陳那五比丘等二十五人各說所證圓通，以耳根為第一，由聞思脫出六塵，如聲度垣，不能為礙故也。其偈曰：「此方真教體，清□在音聞。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律公憫末法之凌夸眾生之昏冥，思振聾醒寐，還其覺體，殆將假斯鐘以顯法用乎！

杜甫〈宿龍門寺〉詩云：「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何謂「深省」？四大皆空，五蘊非有，此段解會聞鐘輒現故也。若《法藏經》云：「有國王貪虐，命終生海中作千頭魚，常有劍輪斬截其首，惟聞鐘聲得暫停止。」《增益阿含經》云：「打鐘時，一切惡道諸苦並皆停止。」蓋眾生因執諸妄幻，有諸苦，而其聞性本無生滅，雖當諸苦中，一有觸焉，不難頓□□□，還證本來不生滅性然。律公今日正欲發宏誓願，出大音聲，覺群迷而拔濟之，不待其墮落惡道，始以一擊拯剎那之苦也。

抑予又思：自初祖西來，佛教已自西而東矣。吾郡居震旦正東，崑又蘇東邑，茲寺在崑城東陬，律公此舉，其佛法復昌于東之徵與！以予頑鈍，老而慕佛，未審得如遺教經所云「以聞思修慧而自增益」者否？今睹勝因，歡喜讚嘆而為之說如此。是鐘以乾隆三十五年初鑄未就，三十六年再鑄乃成，重五千觔；樓榭於三十九年之夏，至冬落成，凡糜白金二千餘兩。其釀金諸善男子姓名，則具載于碑陰。

乾隆四十年仲秋吉旦。（錄自潘鳴鳳編《崑山見存石刻錄》卷四）

《春秋不傳》序

寶應湯先生啟祚，字迪宗。逾冠，棄諸生業，隱居城南之槐樓村，博學通經史。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七月卒，年七十六。所著《春秋不傳》十二卷，同里王巖已序之矣，曾孫秋林復屬予題其後。

予惟《春秋》一經，自漢以下，左丘、公羊、穀梁三《傳》迭為盛衰，然未有廢傳而說經者也。至唐之中葉，而啖助、趙匡、陸淳始自以己意窺測聖經，而置三《傳》於不講。雖宋子京《新唐書》傳贊深斥其非，然在昌黎韓子之贈盧仝也，亦曰：「《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然則廢傳言經，固中唐人風

會爾爾，蓋儒術之興廢，其乘除倚伏有如此。至宋而廢《傳》者愈多，廬陵歐陽子、伊川程子，其尤著也。胡安國《傳》最後出，而科舉格式獨遵用之，三《傳》幾於不行，前明三百年間，場屋舉子但知有胡《傳》而已矣。本朝《彙纂》始復兼取三《傳》，並左氏《外傳》及諸家之說。

今先生之為是編也，不任《傳》，亦不廢《傳》。其意蓋以經文之微言大義，學者自可尋繹而得之，所患三《傳》之說先入而為之主，則學者之心思為其所束縛，聖人之本旨為其所蔽錮，害莫甚焉！故籬屏撤，斯堂奧覩矣；泥沙滌，斯清源來矣。若三《傳》之美者，固未嘗不取而融浹於其中，特如蜂之釀蜜，蜜成而不見有花，故名其書為「不傳」云爾。然則自有先生此編，彼世之拘守三《傳》者，固當一旋其面目；即師心自用、妄謂得聖人心法者，亦將無所藉口矣。先生此書，豈胡安國之可比哉！遂僭附其膚言如此。

乾隆辛卯六月既望，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光祿卿、前史官西莊王鳴盛譔。

（錄自湯啓祚本書卷首）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予向習小學，但能識文字而已，未暇講聲音也。同榜進士海昌周松靄先生，博學嗜古，默而好深湛之思，著書等身，名重東南。近刻《杜詩雙聲疊韻譜》，予讀之，嘆為得未曾有。

夫所謂雙聲者，同母之字也，疊韻則同韻字也。杜〈何將軍山林〉詩：「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卑枝」、「接葉」是疊韻矣。〈贈鮮于京兆〉詩：「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沈淪。」「奮飛」、「容易」是雙聲矣。至〈送鄭司戶虔〉云：「蒼惶已就長塗往，邂逅無端出餞遲。」「蒼惶」為疊韻，「邂逅」為雙聲，則以二者作對矣。評注杜詩者，古今亡慮數十家，曾無先覺，先生始抉其祕，故曰得未曾有。

大凡摹擬情事景物，一字不能盡，則疊字以形容之，睢鳩之關關、葛覃之萋萋是也。或用疊韻，則山之崔嵬、馬之虺隤是也；或用雙聲，登高曰高岡、馬曰玄黃是也。疊字疊韻，為摹狀之詞，人所易曉。若雙聲者，蘇子瞻〈口吃語〉詩，正純用比，試取而諷咏之，佶屈可笑，成何音節！不知純用之則不成章，若于穩順聲勢中忽羈以二字，使齒舌擊觸，因澀得平，遲其聲以媚之，此律詩妙境也。今得先生

發揮而衍繹之，觀者拊掌愜心，點頭會意，豈不快哉！

且漢末孫炎始為反切，六朝神珙乃造字母，疑若出于後世之所附益者。要之，追溯其原，而已見于《毛詩》，則知此中有天籟焉，非穿鑿也。賴先生大暢其說，律體之奧窔特開，而杜老之精神愈出矣。蓋嘗論之，闡前賢之慧業，事之最善者也；指來學之迷津，功之最大者也。先生著述，有功古人，有助後人者多矣，而此亦其一也。

抑予又思之：杜詩一千四百，其一千皆律也，古惟四百而已，可見杜之所以拔奇于前賢後者尤在律，故自稱「老去漸于詩律細」。先生此《譜》雖兼及古詩，而所重究在律，觀此《譜》而律之細乃見焉。元微之志杜墓，論「詩必至沈、宋律詩出，而後文體極焉。杜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屬對律切之工，李白不能歷其藩翰。」微之此論最精，而元裕之反云：「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砒砒。」吁！宋元人習于浮誕，故其言如此。今讀先生是《譜》，而識杜之律細，然則是《譜》也，在詩道中亦中流之一壺也與。

乾隆辛亥七月，同年弟吳中王鳴盛西莊氏撰。（錄自周春《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卷首）

《述記》序

漢人說經，所據以為佐證者，皆晚周先秦之書，孔門七十子之微言。而漢人所自為訓故傳記，及石渠、白虎之議奏，或為秘府所藏，或為博士所習，又皆班班具在。唐宋以下，去古漸遠，古書亡佚者多，學者罕見。凡古義之不合於俗者，妄憑胸臆以疑之，輒謂漢人自撰此語，苟駁前師，向壁虛造，而經義晦矣。

今聖天子在上，壽考作人，敦崇實學，屏黜浮華，於是五經古義始復大昌，海內烝烝嚮風，士咸勉自濯磨，以應詔令。當斯際也，蓋不但著述宜尊古訓，即場屋應試帖括，亦將非古不道焉，豈非千載之嘉會哉！夫子不云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而憲章文武、夢見周公，一則曰「吾從周」，再則曰「吾從周」，然則「好古」與「從周」並行而不相悖也。方今聖主既以古學造士，則好古即所以遵時，尚可安於空疏庸妄之陋習而不思自奮邪！惟是古書之匱存者，窮鄉下邑購訪為難，苟得節抄之本以引其端，俾後生染指知味，然後漸進於博雅，不亦善乎！

任生文田，篤志窮經，嚙嚙古學有年，爰摘取三代兩漢之書幾十種，釐為上下

冊，目曰《述記》，以嘉惠藝林。嘻！以此為說經之佐證，而供帖括之取資，誠迷津之寶筏，昏塗之束炬矣，行且不脛而走，爭先睹之為快。聊題數行於簡首，以為左券云。

乾隆歲在戊申二月既望，嘉定西莊王鳴盛撰。（錄自任文田本書卷首）

《豹留集》序

予幼時即聞具區吳半園先生名，而迄未會合也。今年秋，乃從江蘇樞使署中得先生《豹留遺集》讀之，睨然如見先生之志潔行芳，絕意仕進，庶幾古君子之無悶者。故其文亦不屑屑於綺章繪句之末，而荒江老屋中，別自有抱負者存也。

雖然，先生固絕意仕進矣，迺獨取五代王彥章「豹死留皮」之說，以汲汲於百世後風流雲散不可知之虛名也，何居？今夫豹棲伏巖穴，夜行晝居，胥疏江湖，而終不免罔羅機辟之患者，其皮為之災也。然則豹之有皮，直與象齒自焚何異！而先生顧愛護珍惜之若是，夫亦以遯跡空山，終身隱霧，既豹變之無時，將其文之焉用？而惟留此區區既死之皮，以使豹之雖死而不死也，則信乎先生之遇之窮，而先生之志為可悲已。且豹性廉，食有程度，故秦人謂之程，或謂之廉豹。今以先生杜門卻掃，窮愁著書，其性情亦若相似然。而況篤寔輝光，其文蔚若，豈一狐之腋、千羊之皮所得並其焜煌炳煥乎哉！抑聞先生兼以詩鳴，尚有《半園詩稿》若干卷，皆予所未及讀者，則是集特猶管窺之一斑也已。

乾隆癸酉中秋後二日，嘉定王鳴盛拜手序。（錄自吳莊本書卷首）

《鈍閒文鈔》序

擔翁張先生，我邑宿儒，踔厲詞場、名滿江湖者數十年，所著詩歌，久為藝苑職志。而其古文詞尤工，蓋深有得于鄉先生之緒論，而不屑為俗學所惑者也，抑竊有進焉。

夫文章宗派，固隨時轉移，而論者又復入主出奴，言人人殊。吾有一言以折之，則曰：讀書與不讀書而已矣。崆峒謂唐以後書不必讀；夫崆峒固不讀唐以後書，而亦何嘗讀唐以前書乎！若震川及汪鈍翁二先生之文，非多讀書莫能為也，則兩家之優劣已判然矣。

擔翁先生研經博物，傾液漱芳，年逾七袞，猶稽考無倦，其積於學者深以純，故其發於文者閎以肆。而豈若畫肚無書，撐腸無字，徒剿襲選本之餘唾以為文者哉！予生也晚，居鄉里中，落落無所向。游宦三十載，新交雖多，求文章卓然可傳者，尚未之見。如先生之學老文鉅，巋然如魯靈光，庶可以留前輩之典型于未墜也與！爰拜手而序之。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冬日。（錄自王昶纂嘉慶《直隸太倉州志》卷五十六）

森按：《鈍間文鈔》二十卷，清張錫爵著，其書未見。

《棻堂節錄》序

建寧徐先生以名進士為循卓吏，既歸田，益肆力稽古，紀事纂言，老而彌篤。寄所刻《棻堂節錄》二十卷見示，蓋先生讀書之室曰「詠棻堂」，因以名其書云。

予嘗論筆記一體，自唐宋以來，大抵紀載時事者居多，而史家每採取焉。本朝王新城、宋西陂、周櫟園輩，則所述多閒適語，罕及當世之務。蓋以承平清晏，無事可述；而朝章國典之大，則儒臣奉命開局編纂無虛日，又不假私家之記耳。懷抱鉛槧者，類皆不當事任，則又莫得而詳焉，以故著錄者尠歟。

先生早遊京國，歷宦畿輔，固非下里儒生所敢望。其聞於朝者，既足以備掌故矣；性又博達通敏，嗜學不倦，公餘退食，每以墳籍自娛，考證經史，辨訂舛謬，往往如是。里居後，無聲色之好，杜門掃軌，日與文字為緣，議論益精醇，識見益超卓。每豎一義，皆可以扶道教，垂勸戒，是書之有關於風俗人心，豈淺淺哉！若乃餘波綺麗，旁及《齊諧》、《諾皋》之流，亦間存一二，以為博聞之助，殆其末耳。

吁！漢之二疏，非有他善可錄，史特載其移病去之一節。然其去也，年皆篤老，則亦不得謂之易退矣；及歸鄉里，又不過設酒食與故舊娛樂而已，非有所撰著也。歐陽公《歸田錄》，撰著美矣；然六十有五而始歸穎，讀其〈自序〉及〈思穎詩序〉，若深以不得歸為恨者。今先生壯即解組，何其早；七十餘猶握管著書不輟，又何勤也！夫人易退者，必不肯躁進；而淡於勢位者，必深于學問。予慕先生之風，故為之序，以致其區區嚮往之意，而又以挂名簡端為寵榮云爾。

乾隆辛卯秋日，吳郡同學弟王鳴盛西莊氏再拜撰。（錄自徐時作本書卷首）

《瀟湘集》序

洞庭西山，為吾吳洞天福地，多秀傑之士。山中人客楚者甚多，而楚之名勝，則洞庭一湖其最也。蓋吳之山，以巖洞之奇，金庭玉柱之秘，故得斯名；而楚之湖，則匯瀟湘諸水，已成鉅浸焉。意者巴陵地道，孔穴潛通，誠有如昔人之所云者耶！此山之人，生長於洞庭之山，而游於洞庭湖之上，其胸衿抱負，有不因地而益擴者哉！

陸君質庵先生，予未得識面。竊聞其為人倜儻高邁，具幹濟才，又工吟事，存稿甚富，昔未獲拜讀也。泊予解組歸田，卜居吳郡，而質庵已久歸道山矣。會予門人徐子佩玉携其所撰《瀟湘集》見示，且囑序之。予發函雜誦，乃知質庵客楚亦甚久，集中所載，大概得之瀟湘者居多，故以為名云。

質庵詩性靈洋溢，風格高騫，江山靈秀，彷彿遇諸行墨間。抑又聞洞庭詩人，前有葛震甫，後有秦存古，而君家叔平尤以博雅善著述稱。質庵之詩，其殆繼叔平而起，後先濟美，洵無愧也。喆嗣麟昭，束脩自愛，守其遺編，無所失墜，行將謀付之剞劂氏。予因嘆質庵之有賢子，尤為難得也，遂書其首簡而歸之。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初夏中旬，年通家同學弟西莊老史王鳴盛題。（錄自上海圖書館藏王氏原墨）

《武林新年雜詠》序

昔盛弘之有《荊楚歲時記》，韓鄂有《歲華紀麗》，馮應京有《月令廣義》，皆據時令以徵典故；而騷壇吟事，未聞有專詠節物者。武林吳太史乃出《新年雜詠》一編見示，太史與其友舒子、黃子、姚子、項子，及令弟六人同作者也。發而讀之，覺熙恬景物，宛在目前。而才情風調之美，豐蔚麗鴻，高華卓鑠，誠足以黼藻隆平，可謂事辭兩稱者矣。

余嘗慨夫詩家大病，總坐畫肚無書，撐腸無字，是故翻空則易奇，徵實則難巧。每見一著題詩，反以降格為疑，遂致無人不有詠懷，開卷動陳感寓。究之，空疎相蹈襲，張甲之帽，趙乙亦可戴也。孰若詠物著題詩，必稽典籍，必按隊仗，迴非高心空腹之子所能假託者乎！若乃詠物而限之以時令，則徵實彌甚，所題所詠，

似不越乎涂巷之間，而一時可以為職志焉，後世足以資考覽焉。華陽之士女，陳留之風俗，播諸聲韻，諧以律切，所謂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而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者，將於是乎在。讀書人之可貴，不由此哉！

余平素稱詩必先多讀書，而江左風尚，輒好空運。惟武林多汲古士，六君閱博都雅，尤我臭味也，此編特其碎金耳，然亦足以見理不空綺，言皆有物矣。且彼周密、吳自牧之所述，或偏安而局於一隅，或桑海而追維昔夢，孰若我國家景運全盛，杭城名郡繁雄，適得六君之鴻筆以發揚之。余謂此編一以勸學而勵空疎焉，一以觀風而揚盛美焉，喜劇而著之簡端。同學弟吳郡西莊王鳴盛。（錄自吳錫麒等《武林新年雜詠》卷首）

《浮春閣詩集》序

春江先生為吾壻黃生宗易之師，素知通經博古，學問充足，文望之隆，並於詩詞。先生虛懷下問，絕時習浮遊之氣，常出所著詩相質，披覽之餘，深幸吾道不孤，再三擊節。蓋其各體新製，超騰俊逸，直欲突過前人，非猶夫世之扶牆捫壁以求工者。從此文與詩並傳海內，皆有功于後學。爰略識數言，以表著作之精。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仲夏，西莊老史王鳴盛題，時年六十有八。（錄自沈景運本書卷首）

《松花菴詩集》序

予於詩無專功，而四方士謬使序其詩者眾矣，詩或凡猥帶俗調，雖勉應之，未必愜鄙懷也。年六十八，兩目皆瞽，三原劉壬郵其師吳松崖詩，不能讀矣。七十，瞽得開，發函讀之，大驚，歎以為異乎人人之為之者。越明年，松崖復寄自選詩錄，且屬予序，予其何可無言以自託于知音哉！

松崖，甘肅狄道人也。陝西、甘肅，元始各置行中書省。然溯而上之，則唐已分關內、隴右、山南諸道；宋已分永興、秦鳳諸路矣。明乃通為一布政司；今分二司，仍古也。蓋自潼華以西，達於塞外，山有西傾、朱圉、鳥鼠，水有河、洮、汧、渭、沮、漆。其風土高厚而峻拔，畸人逸叟產乎其間，如王符、周生烈、皇甫謐、劉昺之徒，著述流傳至今，彬彬盛矣。若詩歌一道，亦多作者，季札稱〈秦風〉，謂之夏聲，能夏則大者也。杜工部、岑嘉州，盛唐大家，而得諸秦隴及西徼

者居半。勝國則慶陽李空同、夢陽、鞏昌、胡可泉、纘宗、平涼趙浚、谷時春相繼出，予皆購其遺集藏之，不敢忽也。

今松崖復崛起西陲，骨格才情，直欲上薄漢魏，下規盛唐，不特比肩空同，而可泉、浚、谷並超乘過之矣。松崖由乙科起家，官興國州牧，進沅州守，蓋不但鍾秦隴之靈，毓西傾諸山、河汧諸水之秀，得其高厚峻拔之氣，以振厲豪楮。抑且縱覽三湘七澤，挹澧蘭沅芷之芳馨，取楚騷之壯激以為助，故詩益擺脫羈束，酣嬉淋漓，如有芒角，光怪歎射紙上而不可逼視焉，吁！亦奇矣。自解組歸，用古學倡導西州後進，而我東南人亦漸聞風景慕。雖名位稍遜胡、趙，要其進退優閒，正復過彼，夫又奚憾耶！

予與松崖年相差，二老翁數千里神交，良覲則難期矣，藉序代晤言也可。令弟握之，猶子洵可，詩皆有興趣，予未暇徧序也，序松崖牽連及之。

乾隆壬子仲冬月長至日，吳郡西泚王鳴盛拜譔，維時行年七十有一。（錄自吳鎮《松花菴全集》卷首）

《江左十子詩鈔》序

詩之為教，所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必原本忠愛，明察倫物，以節其性，以防其情，非可苟焉而為之也。然而盛衰正變，則又必繫乎其時焉。何則？哀樂喜怒，所感不一，惟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愛敬之所感也。荀子有言曰：「詩者，中聲之所止。」夫愛敬合而和樂備，其猶有不合于中聲者歟矣。若乃險詖之音、躁人之辭，務為輕佻刻薄、誕慢侮易、詭譎荒怪、靡麗淫哇，以嘩眾而悅俗者，皆盛世之所必黜也。

我國家治化清明，文教覃洽，鴻龐景鑠之氣，漸涵浸漬，入于人心者深矣。聖天子更定令甲，以詩取士，海內嚮風，江左尤盛。以余所見，得十子焉，乃合鈔而刻之。夫十子之作，未足以盡江左也。然試平心而觀之，其命意必正而不頗，其立格必雅而不蕩，其修詞必典實而不浮，有廉直勁正莊誠之音焉，有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焉。而好濫淫志、燕女溺志、趨數煩志、敖僻喬志者無有也；中聲以降，五降之後，煩手淫聲、悖埋心耳者無有也。此豈非治世之音與？豈非我朝郅隆之運，默為感召而致然與？即十子而足以概江左矣，即江左而足以概天下矣。

余性椎魯鈍，拙於藝事，百無一能，而尤不工詩。自幸生際昌期，沐浴醴化，竊願同志諸子互相鏃厲，蘄進于風雅之正軌，而勿流于邪僻，庶幾偽者裁之、淫者放之，或亦文章報國之一端云爾。抑更有進焉，諸子有未通籍者，有初筮仕者，異日本其溫柔敦厚之志，以矢其匪懈自靖之忱，詩之外當別有事在矣。尚益砥厥志行，俾根深未茂，膏沃光煒，以備國家之用，而勿徒沾沾焉自命為詩人，此則余之所厚望也。

夫十子者，並受業于余之門，蘇州二人，松江二人，揚州二人，太倉四人。略以刻之先後，分為卷第，不復曲加詮次，惟余弟鶴溪、再從姪叔華殿于卷末云。

（錄自王鳴盛編選本書卷首）

《江浙十二家詩選》序

曩予有《江左十子詩鈔》，皆受業予門者也；而平生老友，題襟雅故，或未之及。且浙西詩家麻列，不下江左，乃以限于一路，亦未暇甄綜，有遺憾焉。于是復為江浙十二家之選，經始于乙酉初春，訖五月而蕞事。

予惟詩教之盛，至今日極矣。欽惟我皇上天縱多能，文思光被，金聲玉振，道一風同。江浙蒙化尤深，絃歌比戶，蜚英聲騰；茂實者，霞蔚雲蒸，鱗至麇集。予方以服闋家居，循陔多暇，憑軾而觀風雅之盛，傳鈔翫賞，漸次成編，于以導揚皇風，不無小補。若乃崑詩緝頌，揚樞品鷲，自有當代諸鉅公在，予豈其人耶！且江浙詩家，固不得以十二限之。予僻處一隅，見聞寡陋，僅就所知略為詮次，罣漏之譏，諒所不免，曩〈十子詩序〉已言之，茲選猶前志也。

十二家者，上江徽州一人；下江蘇州三人，松江四人，太倉一人；浙西杭州一人，嘉興一人，湖州一人。若葑田，若碧谿，若玉壘，若桐村，若琴學，皆予同社；而琴學又同年友也；盤溪，則予弟；而陟庭，予甥也。笠堂、蓀完、遜齋、少文、赤玉，謬以一日之長，自稱弟子，而其詩格之妙，予方將以藍謝青焉。錯綜位置，略以刻之先後分卷，而爵齒里居概不復次者，亦以示無所軒輊之義云。

是選輯評，並出我友澹澄高君；而編次校勘，則表弟范子紫庭、門人陳子時可之力居多。至于江浙而外，天下名流，惠寄佳篇，行將別為《苔岑集》行世。而是《選》剞劂先竣，聊書其緣起如此。（錄自王鳴盛編選本書卷首）

《學易慎餘錄》跋

予與葉大兄為同年數十年，而不知其深於《易》。沒後，始從世兄讀《慎餘錄》，方吁駭為拔俗。但以針砭邵、朱之紕繆則有餘矣；仍痛闢孟、京卦氣及辟卦，則仍無漢學。試思自田何受《易》，傳至施、孟，原流井井，實出孔子及七十子餘論，豈可闕之！幸而惠定宇先生《易漢學》及《周易述》現已流傳，想不至于亡滅，《易》道終有復明之日耳。吁！九原不可復作，而予又以望八之年，桑榆甚迫，奈何奈何。年愚弟西泚王鳴盛拜讀并識。（錄自南京圖書館藏葉佩蓀《慎餘錄》鈔本卷末）

校汲古閣本《南史》跋

自三十四卷以下，未用批評，先加圈點一過。約自七月望前起，至中秋節日止，一月餘圈點方畢。時乾隆三十七年歲次壬辰，王鳴盛記。

三十八年癸巳正月二十三日，重臨諸本批評，自三十四卷起，至二月初二日午後畢工。是日清晨，又產一女，時予年五十有二。

自壬辰八月，兩陳妾忽回家去，其父頗懷惡心。予情緒既不佳，又八、九兩月，連次貼買房屋，費財勞頓，不可勝言。又兒嗣構病危，醫藥之費不貲。半載之中，日在愁城，遂而廢業不理。癸巳初春，時方欲遣嫁第四女於姚氏，情緒亦煩擾，偷閒校畢此書。刺促之中，不輟稽古，蓋予之所好在此也。（墨跡藏上海圖書館，今據陳先行、郭立暄《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選輯》錄）

校汲古閣本《北史》跋

癸巳二月十二日往越中，廿四日回蘇。廿六日校閱起，至三月初二日校畢此冊，時予年五十有二。時方嫁第四女於姚氏，俗冗糾紛，偷閒校此，聊以排悶。西莊舊史王鳴盛記。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五月初八校畢，時予年五十有二。東吳王鳴盛記。（墨跡藏上海圖書館，據陳先行、郭立暄《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選輯》錄）

《杜工部集箋注》跋

此書為從來注杜第一善本，亦牧翁生平著述之最佳者。而此又係義門何太史批評，凡欲讀杜，得此讀之足矣。夫牧翁佳處正在崑徵故實，而于其文法作意，段落間架，擷眼駢脈，略而不道，使人自思。至義門此評，則不得不及之矣，然要不屑用評時文法評之也。近日之評杜者，盡變為窮措大、村夫子面目，開卷令人笑來，杜詩受厄已甚，乃知前輩不可及。西莊王鳴盛跋。（錄自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頁二二一）

明袁氏六俊謝湖志山兩家詩稿跋

綬階既得謝湖公墨妙，越明年丙午冬，復從友人齋頭見志山公手稿著詩真跡，爰以所藏宋版書一種易歸，裝池成冊，並以見示。

志山為六俊之殿，小傳具載堯峰汪先生文集，可考也。此冊詩比謝湖倍多，詞秀調雅，可稱異曲同工。嘻！六俊之中，高尚不仕者居其三，兩公與臥雪公是也。優游故里，山林亭館，文酒友朋之樂咸備，以終其身，可謂幸矣！

予既景仰諸賢遺範，又雅慕堯峰之恬邈，所居洞涇與堯峰苕華書屋密邇，有餘契焉。堯峰之配為六俊中胥台之四世女孫，是以為之傳。予今亦以與袁姻好，而跋此冊，與予平生尚友之素願，詎不適相合邪！西莊王鳴盛，時維歲次丁未，行年六十有六。（據單小英〈王鳴盛錢大昕跋袁氏詩稿二則〉遂錄）

與王文治書

昨承見惠大刻，向來雖相好多年，竟未及捧讀全稿。及今拜觀之下，乃覺逸氣橫空，不可羈勒，古懷壯思，獨往獨來，不勝欽異。嗟慕俛首，佩服之至。大抵吾兄深於禪，故其詩如雲霞之卷舒，出入於太虛中，不見其起止，亦難定其收放，使人無從捉摸。蓬萊圓嶠，五城十二樓，宏麗已極，而舟不能至，惟望見之焉，斯亦可云奇絕矣。臨穎依馳，可任翹仰。（錄自王文治《夢樓詩集》卷首）

與靳介人書

七月初，接得老先生二月并四月兩札，賜示《吳詩集覽·序》及《摘疑》一冊，云欲付梓，命作序一篇，并參鄙見。自顧淺學，乃承大君子過採虛聲，不遺葑菲，可勝欣佩。當即遵命作序，連《摘疑》冊一併寄上矣。

老先生所賜兩札，係敝門人袁生送來。袁與顧東巖先生鄰居，想即東巖家信中帶來者，所以弟將回札仍付與袁生賚上；但三四千里長途，輾轉郵寄，恐有浮沉。茲適有便人到京，特再將序文底稿呈上，乞檢入之，以便付梓，并乞囑東巖查得前札一封、《摘疑》一冊可也。

恭維老先生以良二千石提唱風雅，殊堪健羨。弟服闋抱恙，未能出山，守拙養疴，亦頗有以自樂。惟願他日老先生高擢，旌節南來，弟輩得以同游吳越佳山水，把臂聯吟，則妙甚矣。肅此佈上，兼請近安。臨穎依馳，不盡神溯。綠溪老先生千古，同學弟王鳴盛頓首。

弟家在蘇州省城閶門外聞德橋，門有封條，如有手札從京中提塘寄下，須付浙江提塘，蓋浙塘即駐蘇州。若江南提塘則駐江寧府，離蘇六百里，反不如浙塘之便也。或有皮貨商人來蘇，帶信尤妙。（據上海圖書館所藏墨蹟遂錄）

森按：此文承上海圖書館郭立暄先生檢示，書此致謝。靳氏名榮藩，乾隆戊辰進士，注有《吳詩集覽》；西莊序文，已見前輯。

敕贈文林郎徐州府儒學教授王府君

暨配時孺人合葬墓誌銘

王氏自宋左朝請大夫彥光公以來，子孫散處蘇、松、太二府一州。公卒於乾道三年，殆今壬子，六百二十五年矣，然散處者雖遠，皆一本也。予忝階正三品，而林居已三十年；其在位僅二三人，乾隆戊戌進士徐州府儒學教授元勳，與予尤親，請銘考妣墓，予何忍辭。

府君諱思渠，字載思，別自號約齋。初名西銘，字思渠，考康熙壬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諱晦，居京師，思幼子甚，乃更焉。彥光公六世孫諱均德，子二，長諱德興，字榮甫，次諱仲文，字彬甫，予與君支分從此始。榮甫公孫諱遜，明洪武乙丑

進士，江西道監察御史，予十二世祖。十二世中，進士出身、及第得官者六，舉人得官者三，貢生得官者一。彬甫公孫諱芬，與侍御再從兄弟，自崑山徙居嘉定介山墩東中六都。介山公至君之本生曾祖考諱泰際凡十世，崇禎癸未進士，學者稱貞憲先生。兄諱泰階，無嗣，故以次子順治辛卯舉人東皋公諱楫汝嗣，君祖也。東皋公子即庶常，君考也；庶常，予十二世族兄也。貞憲以上，皆潛德弗耀。貞憲至元勳五世中，進士出身、及第得官者五，不仕者一，舉人二。今元勳子進祖，又中乾隆乙酉鄉試。君於其間，雖以艱苦又得未疾，未竟學；然營兩世殯葬，置冢嗣，禦祿歲，障外侮，赤手撐拄，厥維艱哉！蓋紹先裕後，王氏不可少之人也。

少勤讀書，工舉業，弱冠後考入詞館；明年癸巳，伯兄又以進士第一人授修撰，家門鼎盛。君鍵戶課誦，不干令長，約敕僮奴，毋俾恣橫。當是時，君銳欲由科目起，得鬲上氣疾，不能進穀，進穀輒嘔噦，飲醇酒代飯。坐是不耐場屋苦，不復應舉，遵例入國子監。庶常父子通籍不數年，相繼卒，門戶中落。殿撰無後，仲兄先出後他房，叔兄亦無子，例應以君長子元嘉後殿撰，次子元金後叔兄。流俗為後，皆覬資財，非為宗祧計。殿撰歿，室如懸磬；叔兄歿，囊橐悉為人攫取。兩子徒有出繼名，但空舍二區，與三世未葬柩纍纍然在塵幕中。

君娶時氏，康熙壬午舉人圯授女。君將率其子度兆域，舉三喪，稱貸典衣，孺人脫簪珥相佐，乃克襄事。貪人猶謂君獲厚資，眈眈側目，思中君以法，久之，偵伺無所得而罷。君苦心勞意，精力交瘁，而孺人之濟艱，其苦有難殫述者。歲在某，元嘉與婦范氏相繼卒，孤念祖生甫八月，孺人曰：「此五世冢孫也。」元勳已斷乳，遂自乳之，乳復生。初養姑，後鞠子，以貧不能備精粢，恆煮飯一鑊中，以布鬲之，精者奉老姑，飭幼孩，粗者自啖。孺人茹苦難殫述，舉二事可以觀矣。

吁嗟乎！自彥光公至榮甫、彬甫析為兩大支，世澤雖遠，迄未大光顯，不得比陸氏之自吳至唐、范氏之自宋至今。今則榮甫公後，惟予稍有聞于時；彬甫公後，元勳亦得成名。予為銘，能不覩縷兩家系緒，以著君之能紹先裕後，俾後人觀之，有所感而思奮哉！元勳文甚工，志趣甚高，予為族叔祖，又稱弟子焉。述考妣行，纒纒數千言，頗有類乎先大夫、先太淑人之為者。予且讀且泣，悲不自勝，顧不能條舉而件繫之，元勳當自入集以傳。且以君之徧嘗諸艱，而卒有以立，俛得奇疾，抱憂生之嗟，而年猶至六十八，孺人七十二，又有令子，君夫婦亦可以無恨於九京矣。

夫生於康熙戊辰七月十七日，卒於乾隆乙亥八月四日。四十五年，萬壽覃恩，

贈文林郎如其子官，妻孺人。孺人生於康熙己巳五月三日，卒於乾隆庚辰八月十日。子三，為後者元勳也，娶何氏，繼娶顏氏。女三，適程文階、陸潤、顧潤。孫六，元嘉出一，元金出三，皆不為後。元勳出者：述祖，國子監生，娶計氏；次即進祖，娶毛氏。孫女一，嫁姚元娘。元勳以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君暨孺人合葬於介山墩東譚家灣，以析置寶山縣，今隸寶山縣宙字號三十九圖，倉猝未及乞銘。今追為銘，將刻石瘞諸壙前，銘曰：

早逢熾昌，中遭重喪，其亡其亡。為子為弟，內捍外弭，貞疾不死。健婦持門，才子象賢，出險獲安。藏君之柩，配耐其右，庶啟爾後。（錄自王氏《耕養齋遺文》）

阮元擘經室遺文

姜忠肅公祠記

三代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而人倫莫先於君父，六經其圭臬。明季黨錮之禍，幾過東漢，七君子之難作，而朝野攘袂者益眾，宜興復相，初志不終，朝議鼎沸，行人司副熊開元首發難。給事中姜埰繼之，予廷杖謫戍去；其弟垓亦伉直，不肯阿權貴，世稱貞毅、貞文二姜先生者，固忠肅子也。當忠肅未殉節時，人疑二公之高潔或發於天性，不知其切磋者素也。

崇禎十五年，萊陽不守，忠肅一諸生耳，聞賊薄城，即發礮擊之。及賊陷，率家丁巷戰，被執，罵賊而死。其季子坡，自東城馳至，亦見執；并女、媳王氏、孫氏、左氏與婢僕皆死。吁！若忠肅為能以聖賢忠孝之道律其身與勉其子者矣。《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又曰：「以孝事君則忠。」世徒知二貞之忠，而不知忠肅之教有以致之也。

象山學署舊有忠肅祠，為縣令姜圻奉勅建。圻即忠肅長子，以忠肅蔭得官，因與弟埰、垓共成之。乃象山人思圻之德，復以配忠肅，并附埰、垓、坡、烈婦女之主。厥後不戒於火，嘉慶七年，署訓導烏程溫純有慨其事，率諸生釐其地，築而新之。既成，來請記。

夫師儒之官，其所以董正諸生者惟六經。而六經之旨，至子不媿其父之訓，而

父能以身教其子，斯亦可矣，則象山之祠忠肅宜也。始採為余鄉儀真知縣，忠肅嘗往來其地；其受命也，亦以持太夫人喪自真至。故凡採所為惠政，皆忠肅有以啟佑之。以余所聞於鄉者，尤不忘後之設豆登仰懷桷者，其不足興起歟！俾刊諸石，且為詩曰：

先生之生，當寧不知；先生之死，多士咸師。

貞節義勇，聖賢相期；教子有方，律身以規。

孤標冬勁，嚴霜夏垂；盱眙駢戮，歸於勿欺。

韭山高峙，沙灣清漪；式瞻几筵，勿替引之。（錄自李沐修，陳漢章纂《象山縣志》卷三十二）

武虛谷徵君遺事記

余於乾隆甲寅、乙卯間，在山東獲交於偃師武君虛谷，時武君方落職，居歷下。越十餘年，其孤子穆淳以副、正兩榜舉人，皆出余門生門下。戊辰春，余權撫河南，穆淳來謁，且以武君之事乞言以表之。

余按武君治博山，民愛之如父母。縛杖宰相差役，被劾罷官，力學著書，見諸實事。吾師朱文正公為之〈墓志〉，法時帆學士、孫淵如觀察並為之〈傳〉，足以傳矣。

惟余憶武君有二事焉，為穆淳記之。博山縣故產五色琉璃器，省司將徵為土產貢，武君抗之。上官曰：「汝具以來，吾悉償汝值。」武君曰：「予非較值也。此器故不入貢，今上官以值來，後之上官必有不以值索之者，非累民即虧庫。況京朝官見此，悉索之，將何以應？余不敢倡此弊政。」卒亦以此忤上官。

武君以金石文字補經史遺誤甚多。余在山左，集碑本於小滄浪亭，延武君校之。武君鉤考精博，繫以跋語。余所修《山左金石志》中考證，出君手者三之一，并記之，不敢沒君善也。（錄自武德《授堂遺書·附錄》卷首下〈記〉）

送慶菴和尚往峨嵋山記

嘉慶庚午秋八月，慶菴和尚將由京師往峨嵋。和尚乃吾鄉人，極有志行，出家之雄者也。

歲丙寅，余過揚州隆慶菴，時太守伊墨卿同年亦來共蔬飯。菴西箱北壁，有小門方徑尺，僧小石言：「有僧閉關此中寫經者數年矣。」叩之，門乃開，慶菴據門與客語；且觀其所寫經，經字精嚴，千畫如一。和尚所居室，方丈許，盥食皆門入，後牆略有隙為廁而已。不薙髮，髮垂至要。和尚故善寫經，自嘉慶八年發願，以臘八日閉關，手寫《四十二章》、《法華》、《楞嚴》、《涅槃》、《楞伽》、《維摩》、《菩薩戒》諸經數十百種。太守與余共異之，且肅容敬之。菴中有大銀杏二株，數百年樹也。太守將改書菴額，思易其名，余名之曰「雙樹菴」，太守以隸古書之。次年，太守以父憂去官，余服除入都。

庚午夏，和尚來京師，余見之於龍泉寺。和尚自謂嘗兩拜普陀、一拜九華，歸而閉關六年，寫諸經三百餘卷。在關，夜持瑜伽焰口一千八十臺；己巳臘八日出關。庚午春，由揚州登五臺；六月，至京師少住，茲又將拜峨嵋矣。余曰：「和尚志行，可謂精進堅定者矣。」

夫天下事當為其難者，釋家亦何獨不然？余與諸鄉人親見和尚苦行如此，此出家之雄者，可謂難矣。於其行也，鄉人共送之，余且為記之如此。和尚名明本，揚州甘泉西山人，姓沈氏。（錄自焦循《紅薇翠竹詞》，《傳硯齋叢書》本，頁二十七）

《嘉興府志》序

地志之尚繁富，始於樂史《寰宇記》，自有此作，後之志郡縣者皆以為例。于欽《齊乘》、康海《武功志》，獨能參用古法，為志家所重。然使簡而不得其要，固不若詳者之足資考證也。

嘉興之有志，作於宋，成於元，至明凡三修，文益加詳矣，然猶未足為美備。我朝列聖相承，重熙累洽，混同天下，惟壹之虛中和。郡縣之政教人材，無不度越前代，則郡志之作，斷非宋元明所能及。康熙十一年，袁太守國梓修之；六十年，吳太守永芳重修，迄今周八甲矣。長白伊太守來守是郡，懼舊聞之放失，重加纂輯，閱一載而書成，卷帙倍於前志，是非前人陋而後人詳也、前人質而後人文也。蓋自百餘年來，沐浴皇化，日盛月新，凡典章文物之修明，至此而大備。使仍簡而不文，則累朝德澤之所在，何以宣揚而闡發哉？

余觀其作書體例，有三善焉。一在經界之明析。嘉靖趙《志》作方畫，簡而有法；倣其意為之，疆域之廣袤、水利之隄防，展卷瞭如，此合乎夾漈圖譜之學也。

一在金石之著錄。至元《志》所載碑碣，搜羅獨富；吳任臣作《十國春秋》，藉以證據。今悉存其目，甄錄其文，此合乎《輿地碑目》之例也。一在採錄之詳出處。舊志引用，不詳所自，使閱者無可考見，宋元明來著作家往往而是。乃廣為搜錄，一事一文，必載本書，杜撰勦襲之病，庶幾可免，此合乎古人實事求是之道也。其他各門，亦具體要。則是《志》之足重，不在於詳哉！

然余更有說焉。凡一府數百里中，政教之得失，風化之漸被，奢儉趨向之殊致，作於上者下輒應，發於邇者遠輒至，日異而歲不同，此其要在乎守令之得人也。今聖天子布化於上，賢太守承流於下，將使民康物阜，時和年豐，養其源，使之不竭；培其本，使之不顛。治化隆而民生厚，庶幾此《志》非託空言。余願與守令諸君子共勉之。

嘉慶庚申，浙江巡撫揚州阮元序。（錄自許瑤光修，吳仰賢等纂《嘉興府志》卷八十八）

《岳廟志略》序

給事中元和馮前輩於崇文主講之暇，纂《西湖岳廟志》成，囑元序之。余受書讀之既，遂言曰：「修史之事，昔賢所難。岳王忠節，已昭如星日，而史猶或失之。」

按史，王〈傳〉多取章穎經進之本，今合兩書勘之，殊有紕繆者。如穎〈傳〉：王攻虢州，下之。「上聞之，以語張浚曰：『飛措畫（森按：「畫」字原作「置」）甚大，今已至伊洛（按：原傳作「河洛」），則太行山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此可見高廟知王之深。正史乃刪「上聞之以語」五字，直作魏公語。豈以上文有「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之言，而誤會之歟？不知高宗六年手敕，有「練兵襄陽，以窺中原，乃卿素志」，則浚語實高宗語。章穎所纂，上下文已涉疑竇，正史又從而實之，其誣甚矣。

又朱仙鎮班師之前，穎〈傳〉：自七月一日至十八日，累戰皆捷，聞高廟賜札褒嘉者再，君臣之際可謂密矣。今史既略而不書，至其後賜札有云：「得卿奏言，班師機會誠為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則其辭氣之間，迥非疇昔。不待一日，奉金字牌十二，始知其溺志矣。其云「上亦銳意恢復」者，特宋臣曲筆。乃史官如虞道園、馬石田輩，亦不加詳察，僅知刪繁就簡，不亦僥乎！

至《宋史》取材於章，而章又取材於王孫珂所纂《金陀》粹、續兩編。《宋史》既漏略，進本復冗雜，如杜充胙城之捷、吳玠姬妾之醜，皆非《昭忠錄》所載本意。至李心傳《建炎繫年錄》載：「紹興九年九月，湖北京西宣撫使岳某來朝。」而兩傳無驗。徐夢莘《北盟會編》載：「紹興十年五月，上遣李若虛至軍中計事，王已至德安。」穎〈傳〉則但云「請入覲」，未嘗有進師之言。總之，傳聞異詞，莫可究詰。始則因鄭時中、丁夔明之多誣，繼則由熊克、劉時舉之失實，欲其明白顛末、品酌事例，難矣！

茲《志》兩載其詞，不獨有功忠武，亦深得闕疑之旨，不矜奇，不爭博，其得力於史例者甚深。余故舉其一二，以為讀史者告。若夫王之英爽，及給事纂輯之勤，則〈凡例〉備著之矣。

嘉慶八年冬十一月朔，揚州阮元謹序。（錄自馮培本書卷首）

《黃氏五桂樓藏書目》序

自制義興，而天下讀書之人遂少，凡登金門、上玉堂者，往往并《文選》不能讀，於他書何有，而古書遂日即於淪亡。今浙東藏書之家，以寧波范氏為最，余既編寫其目錄，既又序而刻之，誠以簡編飄零，欲藉此以維持之，亦振起斯文之意歟。

餘姚黃君石泉，僻處深山之中，木石之與居，牧童樵豎之與往來。獨有志津逮，縹囊緇袂，搜羅至五六萬卷，建樓儲之，以貽子孫，可謂有志者矣。余又聞黃君居鄉，增置祭產，每歲臘殘各給升斗，以資卒歲。嘗手著《姚江書畫傳》、《西明耆舊傳》等書。其敦睦宗族，奮興鄉里，所謂隱君子者，如黃君，非歟？好學之士，誠能造廬而讀其書，規其行為，異日賡颺之具，勿囿於制義焉，是余之所深望也。揚州阮元。（錄自黃澄量本書卷首）

森按：《西明耆舊傳》，「西」疑「四」字之譌。

《醫略》序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是六氣者乃人生致疾之原也。蓋人生不能無病，治病必先賴乎

醫。是醫也者，病人生死之所寄也，顧不重乎！

治病者必先求之於形與神，然後求之於藏府。能求之於形神藏府，即有危險之症，亦莫不瞭如指掌而得心應手矣。無如今之時醫，於人有疾，不論其輕重虛實，概目之曰感冒風寒，飲食停蓄。不知傷寒者則惡寒，傷食者則惡食。果傷乎食，在病者自不欲食。今並能食者而亦禁之，將正氣漸虧，百病從茲而入，甚可危也。

抑知人之所恃者正氣耳，使正氣充足，則百病無由而入；如正氣不足，則難言之矣。豈止於一感冒風寒飲食停蓄，不能霍然而愈已耶！以是推之，則人之正氣不能不固也明矣。即如書中所言，人之各病之事甚夥，內有論〈伏邪〉一篇，誠可謂剴切詳明，無微不至，深得夫醫理，足為後世之楷模也。彼世醫其能辨之耶？縱能辨之，亦僅辨夫外感之初症，而難辨夫內伏之危症也。

予素不習醫，於凡醫家之言，無不細微留意。顧方書雖多，而其議論百出不窮，悉未能細考其實，難免無誤。今因柳君賓叔見示京口蔣君寶素手著《醫略》一書，蔣君京口人也，於吾為同里，是亦延陵一大郡會也。其言人之致疾之原，無不深求其故，已非世之為醫者所能及其萬一。而尤詳者，則莫過於《醫略》中之〈關格考〉、〈人迎辨〉兩篇，此可謂濟世之書也，可謂傳世之書也。即使扁鵲、倉公復生，亦無出乎其右矣。爰泚筆以書之，是為序。

時道光二十八年二月，揚州阮元撰。（錄自蔣寶素《醫略十三篇》卷首）

《荷亭辯論》序

自明以來，與朱子相水火者，其門戶有二：尊註疏者，以實擊虛；崇陸王者，以虛陷實，各立主張，扞格不相下。其壁壘甚堅，其鋒鏑甚厲，一以為空疎，一以為支離，雖朱子亦無如之何，而千百年來，朱子之為朱子自若也。

然自科舉學弊，體註、約註遞傳衣鉢，宗朱、述朱自為師承，以為墨守考亭遺訓，而其實茫然未有知識，此亦朱子所深惡而痛嫉之者也。若夫前明侍御東陽盧荷亭先生《辯論》之作則不然，不倚傍註疏，不崇尚陸王，討論經史，研究古人之成迹；其有不合者，反覆推詳，以求當乎心之所安。觀論《易》諸篇，微詞奧旨，多發前人所未發。讀其詩文，溫文莊雅，有典有則，粹然成一家之言。蓋其心氣和平，無戟手詬厲之習，故其論述不偏不蔽，愈辯愈精，足為朱子功臣無疑也。

其原集戢山劉子既已序而傳之，近日抱經學士又詳加校訂。今其裔孫表揚先

業，克紹世芬，慎重刊布，以廣流傳，其有功於先哲甚大。予既欽侍御之持論正大，又嘉諸子之克傳家學有足多者，於是乎書。

嘉慶六年歲次辛酉重九後三日，撫浙使者儀徵阮元序。（錄自明盧格本書嘉慶刊本卷首）

《西泠懷古集》序

道光辛卯，及門陳君雲伯寄所刻《西泠懷古集》屬為弁言。余惟天下西湖三十有一，獨武林之名最著。蘇子曰：「杭之有西湖，猶人之有眉目也。」是說也余嘗疑之。乾隆乙卯，自山左移視瀾學，檢文瀾閣藏書，始放西湖之棹，山修態而連娟，水含漪而澹沱，始恍然於蘇子之言為善喻也。學使無地方公事，按部言旋，輒與二三賓朋扁舟小集，談藝論文，山水之情淵乎在抱。

及己未撫浙，籌海之暇，建詒經精舍於孤山，招兩浙經生讀書其中，與王蘭泉司寇、孫淵如觀察月一課之。臨湖小樓三楹，曰第一樓，頗資嘯詠。闢書藏於靈隱，以為海內著錄家藏書之地。白蘇兩隄，花柳漸蕪，飭海塘兵歲植三千株，永為公案。又因北山至南山相距十里，湖面空曠。三潭以南，遇風作，無停泊處。適浚湖，因仿坡公築隄之法，積葑為墩，為遊人艤舟之所。郡人植芙蓉其上，呼為阮公墩，以比安石東山，則余不克當也。

君此集為西泠五種之一，大旨在於以地傳人，以人傳地，尤以表章忠義、蒐求遺逸為主，而考古之意亦寓焉。華信築塘，為自清波門至錢塘門之路，則本劉道真《錢塘記》。白沙隄為吳越所築，霍山石路亦吳越所鑿，則據梁大同中〈錢武肅碑〉。「蒸砂起岸，鑿石為門」二語，李太白曾至杭州，則據其詩文集。岳琚戰死在武穆前，非其子姓，則折衷於史乘。至江湖相通，則登高目驗得之，與余南江之說相合。蓋君生長湖山，餐湖滌而飲山翠，宜其所得如此之深，則西湖為杭之眉目，而茲集又為西湖之眉目也。

余二十年來屢移節鉞，三楚兩粵，繼以黔滇，非無名山大川開拓心胸；而求其沖和蘊蓄，足以涵養性情如西湖者，未可再得。鷺峰結夏，龍井尋秋，回首舊遊，恍然如夢。讀君此集，益增我泉石盟心之契、烟霞懷舊之情矣。

道光壬辰二月，儀徵友生阮元書於滇南節署之宜園。（錄自陳文述本書卷首）

《三希堂法帖釋文》跋

乾隆十二年，皇上命內廷儒臣檢閱石渠寶笈，鉤勒魏晉以下諸名蹟，為《三希堂法帖》，所以嘉惠天下文人學士，意至渥也。訓導臣陳焯獲觀寶刻，仰鑽俯研，辨行草之偏旁，審印章之名氏，敬為《釋文》十六卷。編刻既成，請臣元識之。

臣元曩蒙恩旨，編纂內府書畫，古人墨蹟，皆得觀摹。今又獲覩斯編，益思皇上稽古右文，傳之藝林者極廣。故凡儒臣之邃情翰墨，皆得挾冊精學，祛其譴陋。彼劉次莊、顧從義之釋《淳化帖》文，視此當遠遜矣。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浙江學政臣阮元敬識。（錄自《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卷末）

與友人書

別來殊太久，惟因弟近來踪跡總在極南，無怪其相濶也。近接李學使，詢悉近履安和。彼間有水竹稻禾之趣，想老境詩境益清健也。

弟嶺南十載，致有濕疾；今到滇南，方得霍然。目昏鬚白，日衰一日矣。今因學使之便，肅此奉候案安。諸惟雅照，不宣。弟阮元頓首。

外近刻一本奉政。（錄自《清代名人書札》上冊）

與王蘭泉書

西泠奉手，略副慕忱。猥以行役匆匆，未得多承雅教，慢褻杖履，方切悚惶。頃接教言，翻深眷注，馳溯之私，臨風益切矣。近惟峯泖夏長，林泉消暑，纂編著錄，佳興日增，可勝欣頌。

元瀾東往返三閱月，雁宕之遊，頗為清鬯。至人材則大遜瀾西，惟台州臨海洪頤煊、震煊兄弟，並通經術；周治平精邃天文；鄞童槐詩有才調，可告大雅耳。

〈三泖漁莊圖〉，長夏即當奉題，覓便寄上。劉總憲書，俟訪得奉告。掛屏、對聯，敬當借為呈進。如蒙賞收，則深拜台惠；如賞還，仍當奉寄。諸蒙愛注，謝何可言。四揚碑、張文敏畫梅，皆為題識。宋板《說文》，據以謄校一過，卷首妄

鈐名印，卷尾略記數言，並呈藻鑿。茲乘紀綱北旋之便，肅此，並請崇安。諸惟朗照，無任依馳。（錄自吳長瑛輯《清代名人手札甲集》卷三）

名宦張君傳

君諱吉安，字迪民，一字蒔塘，江蘇吳縣人。祖鵬，舉人；父王茂；妣、繼妣皆范氏。君幼承家學，敦品節，嚴義利，食貧勵志，時持之確如。年十七，游藝京師，貫大興籍，補縣學生。乾隆四十二年舉鄉試，九上春官不第。六十年，大挑知縣，分發浙江。時句稽虧空，亟事彌補，以遲速多寡為殿最。雜流競進，有丞簿攝縣事數月，彌補累萬者。富陽令憚敬，強項吏也，經歲獨無分毫彌補，臺司交惡之，將劾治，檄君前往摘印署事。君既至，富陽百姓以千萬計，願乞留憚使君。君見之默然，徒手回會垣，急謁臺司，白其故，曰：「憚敬誠賢令也，乞賜保全之。」又從容進言曰：「直省州縣，財賦所出，歲有常經。前人不謹，致虧責彌補於後來者，持之急，恐開掊克之漸。方今楚氛甚惡，輒以有司貪殘為口實，宜簡讀書人如憚敬者，加意拊循，實無形之彌補，有裨治道，勿省。」然卒賴君力諍，憚敬從薄謫，饜軍貴州。而訾君迂闊，投之閒散，尋分判杭州府事，君處之泰然。元方督學浙江，心竊儀之。

嘉慶二年二月署淳安，明海忠介舊治也。首謁忠介祠，賦詩見志，為政勉法忠介。秋七月，改署象山，為濱海巖邑。時海盜游奕，業漁鹽者多以米及淡水、火藥濟盜，且為嚮導。君隸事，嚴水米出洋之禁，革船埠商漁之稅，盜漸窮蹙。又值颶風覆其艇，泅至岸，悉為舟師所獲，自是盜不敢犯象山。同安李忠毅長庚督師海上，歎曰：「牧令盡如張象山，盜不足平也。」又嘗建議縣境南田居大佛頭山之下，為海中大島，明湯信國和棄翁洲，封禁南田，今宜重申此令，以斷盜翼。其外洋韭山，直對日本，乃海道要衝，番舶所必經，石蒲、莒國兵力單薄，不足資震懾，請增兵弁。比雖見格，其後卒如所議。是歲不登，議緩秋賦。尋以遣犯郭雪脫逃鑄級。四年，復原官。冬十一月，元巡撫浙江，時仁廟親政，紀綱維新，釐剔漕弊。元持官民軍三者之平，首委君權新城，其邑為漕賦區，去水鳶遠，倉設省城，民以折色輸金，官為購米兌軍。官既浮取，丁肆需索，習為故常。君平其折價，丁亦斂手奉法，官不困而民輸之錢大減，蓋賦於民者不及舊時十之六七，士民至今謳思之。

五年四月，署永康。時金、處各郡蛟水猝發，永康當下游，災最重，平地水深丈許，田廬蕩析。故事，撫卹必待申詳報可，且浙省偏災向鮮查賑。君念民困已深，如拘成例，重之傷也。乃即日履勘，設廠煮粥，安流亡者；小舟載饘餌，飼羸弱者；具棺槨，置義阡，厝溺者。觀察某公行縣，不善所為，民情大恐。元素重君賢，具如所請，馳奏恩賑，並與君約曰：「苟有益於荒政者，任便宜從事。」卹而兼賑，並及旁邑，前此未有也，全活甚眾。冬十一月，真除者至，展賑諸務仍檄君一手經理。明年二月事竣旋省，貧無膏秣資，乘小舟以行，百姓臥轍攀轅，如赤子之戀慈父母也。是年六月，處州苦旱，所屬麗水尤甚，以君善卹災民，檄之往，從民請也。下車日，致禱於神，甘霖立霑，轉歉為豐。次年復旱，禱亦輒應，惟其誠也。

八年正月，調署浦江。浦江連歲浍荒，不逞之徒藉災肆劫，鳴金聚眾，揭於市曰：某日伐某家墓木，某日搶某家錢穀。鄰邑煽動，郡縣羽書告急，徵兵捕治，大府念非君不能肩鉅艱。時赴衢州讞獄，趨之晉省，促即日行。君起謝曰：「以兵往，召亂也，願隻身往撫。」扁舟就道，中途廉得倡議者主名，至則擒治之，餘黨頓解，民以大和。是役也，戍二人，其所保全者多矣！冬十一月，補餘杭。九年，春雨傷禾，米價騰貴，請糶常平倉穀，又請發官運川米五千石，民食以足，市價亦平。是年充鄉試同考官，得士孔傳綸等七人。十年夏，復苦雨，給帑煮賑，分鄉設廠，以所領銀七千兩，就七十三莊勻給之，擇里中謹厚者董其事，又勸有力者率錢以佐之，迄撤廠無枉死者。他邑專設城中，擁擠死傷日數輩，羣始服君處事之詳，澤民之周也。十二年，再充同考官，得士金更生等八人。縣素健訟，嚴懲訟師，日坐堂皇，開誠勸導，敝俗迺革。修志葺學，文教丕振。他諸惠政，不勝書也。

十四年六月引疾歸。時元重撫浙江，故事，牧令以疾告者，疆吏當察其治行，遂以「清慎勤能，聲名素好」八言注考題請。回籍，杜門養親，二十年如一日。春秋七十有一，以毀卒，為道光九年正月三日也，舊治士民有不遠千里而來弔者。又三年，永康士庶請祀名宦，建立專祠。餘杭、新城、淳安、象山、麗水、浦江等縣，均呈請崇祀名宦祠，并畫像配享於西湖蘇公祠。吁！上以此施，下以此應，足見斯民直道之公，千秋奉嘗，豈安坐而倖致者歟！儒術飾治，固加人一等矣，而況乎以孝聞者乎！

著有《大滌山房詩錄、文集》都若干卷。讀其書，考其言論設施，翬翬然儒者也。惟其學於古也詳，故行之也正；其尊德樂義也誠，故游於仕宦之途而不繫也。

官浙凡十五年，歷七邑，所隸多災區，皆能舉其職。任餘杭七年，在任無赫赫名，去後常令人思；治永康僅一載，政績獨著，殆出民於水火者功易見耶！漢朱邑位至大司農，舉世習呼為「朱桐鄉」；他年頌君者，必以「張永康」稱之，從其著者傳於後也。因撮大略，撰〈名宦張君傳〉，貽史館之纂循吏者。（錄自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四二）